

鸽子号Ⅲ

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专刊

曹文轩 编著

特别推荐

火印

铁苍狼

更多精彩

三月雪

骑兵军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天天出版社

鸽子号 III

曹文轩 编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 天 天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鸽子号.3 / 曹文轩编著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, 2015.7
ISBN 978-7-5016-1009-9

I. ①鸽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51643号

责任编辑: 王 苗

美术编辑: 林 蓓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×960 1/16

印张: 10.5

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10 千字

印数: 1-20,000 册

ISBN 978-7-5016-1009-9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3 我的作品

火印（节选）



曹文轩 / 文
王 娜 / 图

47 我的创作谈

从“火印”到《火印》



曹文轩 vs 《鸽子号》 / 访谈

52 水边的文字屋

铁苍狼



史 雷 / 文
尤 尼 / 图

69 无边的绘本

帽子王



曹文轩 / 文
（意大利）马瑞吉欧·葛瑞欧 / 图

77 从经典开始

77 本期推荐导师 高洪波

80 三月雪



萧 平 / 文
星 子 / 点评
薛牧之 / 图

120 骑兵军（节选）

（俄）巴别尔 / 文

戴 骢 / 译

王君心 / 点评

骨头头 / 图

132 灵性写作

132 本期主题 悲悯情怀

138 范文

138 生命 生命

冯欣然 / 文 曹文轩 / 点评

141 我“可怜”的小妹妹 宫淇琛 / 文 曹文轩 / 点评

144 同情我们的母亲——地球

丰圣哲 / 文 曹文轩 / 点评



147 成长心声

曹文轩与小读者的通信



156 第二语文

做每个孩子最亲近的人



武艳艳 / 文

封面绘画：罗曦婷

目 录

3 我的作品

火印（节选）



曹文轩 / 文

王 娜 / 图

47 我的创作谈

从“火印”到《火印》



曹文轩 vs 《鸽子号》 / 访谈

52 水边的文字屋

铁苍狼



史 雷 / 文

尤 尼 / 图

69 无边的绘本

帽子王



曹文轩 / 文

（意大利）马瑞吉欧·葛瑞欧 / 图

77 从经典开始

77 本期推荐导师 高洪波

80 三月雪



萧 平 / 文

星 子 / 点评

薛牧之 / 图

120 骑兵军（节选）

（俄）巴别尔 / 文

戴 骢 / 译

王君心 / 点评

骨头头 / 图

132 灵性写作

132 本期主题 悲悯情怀

138 范文

138 生命 生命

冯欣然 / 文 曹文轩 / 点评

141 我“可怜”的小妹妹 宫淇琛 / 文 曹文轩 / 点评

144 同情我们的母亲——地球

丰圣哲 / 文 曹文轩 / 点评



147 成长心声

曹文轩与小读者的通信



156 第二语文

做每个孩子最亲近的人



武艳艳 / 文

封面绘画：罗曦婷



火印

(节选)

曹文轩 / 文

王 娜 / 图



追 踪



坡娃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，只半个月，就又成了从前那个结结实实的坡娃了。坡娃很高兴。他时时刻刻都在希望自己一天天

地强壮起来。他要上路了，他需要一副结实的身體。

又过了五六天，野狐峪看上去与往常并无两样，但这天快到中午时，爸爸发现坡娃不见了。同时失踪的还有瓜灯和草灵。对于三个孩子同时不见了踪影，野

狐峪的人并不感到吃惊，三家大人更不感到吃惊。他们三个同一年出生，坡娃出生于那年的春季，瓜灯出生于那年的夏季，草灵出生于那年的秋季。野狐峪的人谁也说不清楚，当这三个孩子一点点长大时，为什么会好得像一个人？他们不分白天黑夜，总是在一起玩耍、嬉闹。三个人一起，在三户人家出出进进，经常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甚至经常轮流着同住在一个人家。三家大人也很乐意看见三个小东西结伴儿，一会儿向东，一会儿向西。坡娃的爸爸见瓜灯来了，便说：“儿子来啦！”见了草灵，便说：“闺女来啦！”同样，瓜灯的爸爸、草灵的爸爸也都将另外两个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。三位妈妈也一样，叫别人的儿子为儿子，叫别人的闺女为闺女。

几位老人靠在大树上谈天说地，见三个孩子总在一起，其中

一位说：“这三个娃，打都打不散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依我看，前世他们是一家子。”

他们三个现在在一起，这是肯定的，不必担忧。让大人们担忧的是：他们三个干什么去了？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处处都是危险。坡娃的爸爸说：“坡娃跟我说过他要去找马，莫非真的去了？”三家大人立即慌张起来，赶紧追去。他们推测，这三个孩子可能去县城了，因为日本兵驻扎在县城。

坡娃将要去寻找马的心思告诉瓜灯和草灵，已有一段日子了。坡娃说他一个人去找，但瓜灯和草灵坚持要一起去——坡娃一个人，也太孤单了。昨天晚上，三人约好了，今天一大早就离开野狐峪。先是坡娃来到瓜灯家屋后，学着猫叫了几声，瓜灯马上就溜出了家门，再一起到草灵家屋后，又学猫叫了几声，草灵马上就出



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那时，公鸡刚叫头一遍。

他们穿上最冷的冬天才穿的棉袄棉裤，走在路上，圆鼓鼓的，像三只塞满棉花的布袋子。

在大人们离县城还有八九里地时，他们三个已先一步到达了。那时，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的光景。

日本军队驻扎在县城，但并没有封城，城头虽有岗哨，但城里城外的人还在进进出出。今天是半个月一次的集市，一进城门，就见人群像蜂巢前的蜜蜂似的，三个孩子只好手拉着手往前走，中间是草灵。谁走丢了都可以，草灵却是不可以走丢的，因为草灵小，并且是一个女孩儿。

四周很热闹，三个孩子一时竟忘了进城干什么来了，东张西望，走走停停。

走着看着，不觉之间，街上的人渐渐稀少起来。乡下来卖土豆、燕麦、玉米、蔬菜和瓜果的

人不断地出城，而城里的人买了东西，也往家走了。再走上一阵，街上的人更加稀少起来。

这是一座草原上的小城，房屋东一片西一片，很松散。也有成片成片的房屋，看上去有千家万户。城里居然到处有空地。这些空地或荒着，或就是一块草地。时下是冬季，若在春天，一定会有人在这儿放羊。

三个人走在街上，很茫然。

想跟人打听，又不知道如何打听。问哪儿有马吗？街上不是不时地有人骑马走过吗？城里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：三匹马拉一个车厢，里面三三两两地坐着人，马的脖子上挂了铃铛，一路“叮叮当当”。问日本鬼子的养马场或马厩在哪儿？也太胆大了吧。就是知道，又有谁敢告诉他们。问人家：“你见过我们家的雪儿——我们家的马吗？”这不问得可笑吗？他们只能自己满世界



寻找去。这未免有点儿盲目，可难道还有其他办法吗？

十几个日本兵背着长枪骑着马，“的笃的笃”地从街上呼啸而过。

他们立即闪到一边，马蹄激起的烟雾般的尘土，呛得他们连连咳嗽。

尘埃还没有落尽，他们就向马群跑去的方向追去。追了半天，那马群忽地转向，转眼间不见了，只留下滚滚灰尘。等他们追到拐弯的地方，尘土早已落下，空气已变得一片清澈，那群马早已不见踪影。

但这拐弯的地方，却成了他们寻找雪儿的一个新的起点。

他们从这个起点出发，沿街找去。说是街，也不见街两边有一座挨一座的房子，倒是不断地看到空地 and 林子。以为就是草地和林子了，却又出来许多房子，还有各种各样的店铺。

这座城，他们都曾来过，但他们只去过闹市区，并未走过全城，现在这么一走，觉得它太陌生、太让他们心里没底了。

那时，他们的爸爸正在城里慌慌张张地走着，不停地向人打听：“请问，见过三个乡下的孩子吗？”眼见着天色渐晚，怕不时走过的一队一队的日本兵起疑心，惹上麻烦，他们只好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下了，等第二天再接着找。

三个大人在这城里一连找了三天，也没有寻着三个孩子的踪影，心里不免恐慌。那天晚上，他们进了一家小酒馆，喝了点儿酒，互相说些宽心的话：“没大事。”“能有什么大事？”“毕竟是三个孩子，就是落到小鬼子手上，也不会将他们怎么样！”“只是胆子也太大了，不跟大人说一声就跑掉了！”“这三个孩子不笨，不用太担心，冻是冻不死的，

饿是饿不死的。”但一想到他们出门时没带一文钱，就又担忧焦虑起来。于是再喝酒，闷头喝，喝多了就骂三个孩子，心情就放松了些。

“死不掉的！”“死不掉的！”“才死不掉呢！”

又找了一天，还没找着，三个大人就先回野狐峪去了：说不定，娃们已经回家了呢！

没有钱，确实是一个问题。进城的当天晚上，坡娃他们就知道了一个人身上如果没有钱是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情。肚子饿了，并且很快饿得受不了了。随着夜晚的降临，风大了起来，虽然穿了那么多衣服，但依然感到寒冷，而寒冷使他们更加希望能吃上一顿饭。

吃上一顿饭？

有钱吗？

没有。

他们倒是在街边找了一个避

风的地方。那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草棚。大概是在暖和的季节里，有人做买卖搭建的，天一冷买卖撤了，但棚子还留着，留到来年天暖和时接着用。

一片黑暗，看不见街上任何风景，饥饿把他们整个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他们甚至忘记了他们是出来寻马的，寻雪儿的。

坡娃最大，坡娃这会儿得有个主意，他说：“你们两个就在这里待着，我去弄吃的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瓜灯问。

“我有办法。”坡娃说完，低头走出了低矮的草棚。

其实他什么办法也没有。他紧缩着身子，在街上走着。店铺早就关门了，但还有一两家小饭馆开着，透出温暖而诱人的灯光。坡娃走过去。一队日本兵骑着马在街上慢慢行进着，坡娃吓得连忙闪进黑暗里。日本兵可能看到了他，但并没有理会，继续往前



巡逻去了。坡娃等他们远去，快速跑向一家小饭馆。到了门口，他对自己说：你又没有钱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呢？

两个肮脏不堪的小乞丐被老板轰赶了出来。他们一边像猴子一样蹦跳着往门外跑，一边没有忘了把刚抓到手的饭菜往嘴里送。那是客人吃剩下的饭菜，老板倒也不想要了，但嫌那两个小乞丐也太脏了。

坡娃沿着墙根走开了，但没走几步又走了回来，在小饭馆的门口蹲着。想想小草棚里的瓜灯和草灵还等着吃的，他硬着头皮走进了小饭馆。老板见了问：“想吃点儿什么？”坡娃摇了摇头。“又是一个要饭的。”老板说。坡娃立即将头低下了，几乎要低到裤裆里。老板没有撵他走，因为他不脏，并且，他的那副神态让老板马上生了怜悯之心。

“这孩子，你是从哪儿来

的？”老板问。

“野狐峪。”

“来城里干什么？”老板没有问，“来城里要饭的？”

“找马。”

“找马？”

“找我家雪儿。雪儿是一匹马。”

两个客人结了账走了，桌子上有两个只咬了一口的包子，很大很大的包子。

坡娃的目光落在了那两个被咬了一口的包子上。

老板拿过来一张油乎乎的纸，将那两个还剩大半的包子包好，送到坡娃的手上。

坡娃快要哭了，连声说“谢谢”，然后转过身往门口走。出了门，他拼命往小草棚跑。但跑了四五十步停下了：不可以让草灵吃人家吃剩下的。他看了看手中的纸包，转身又往小饭馆走，一边走一边脱套在棉袄外面的褂

子。进了小饭馆，他把褂子往老板手中一塞。就在老板疑惑地看着手中的褂子时，坡娃已从笼屉里抓了一个还热乎乎的大包子，掉头就往门外跑……

第二天，他们捡了两只破碗，一边继续寻找雪儿一边要饭。既要饭，又要钱。要的饭，坡娃和瓜灯吃，要的钱，买饭给草灵吃。



草灵是女孩，是他们的妹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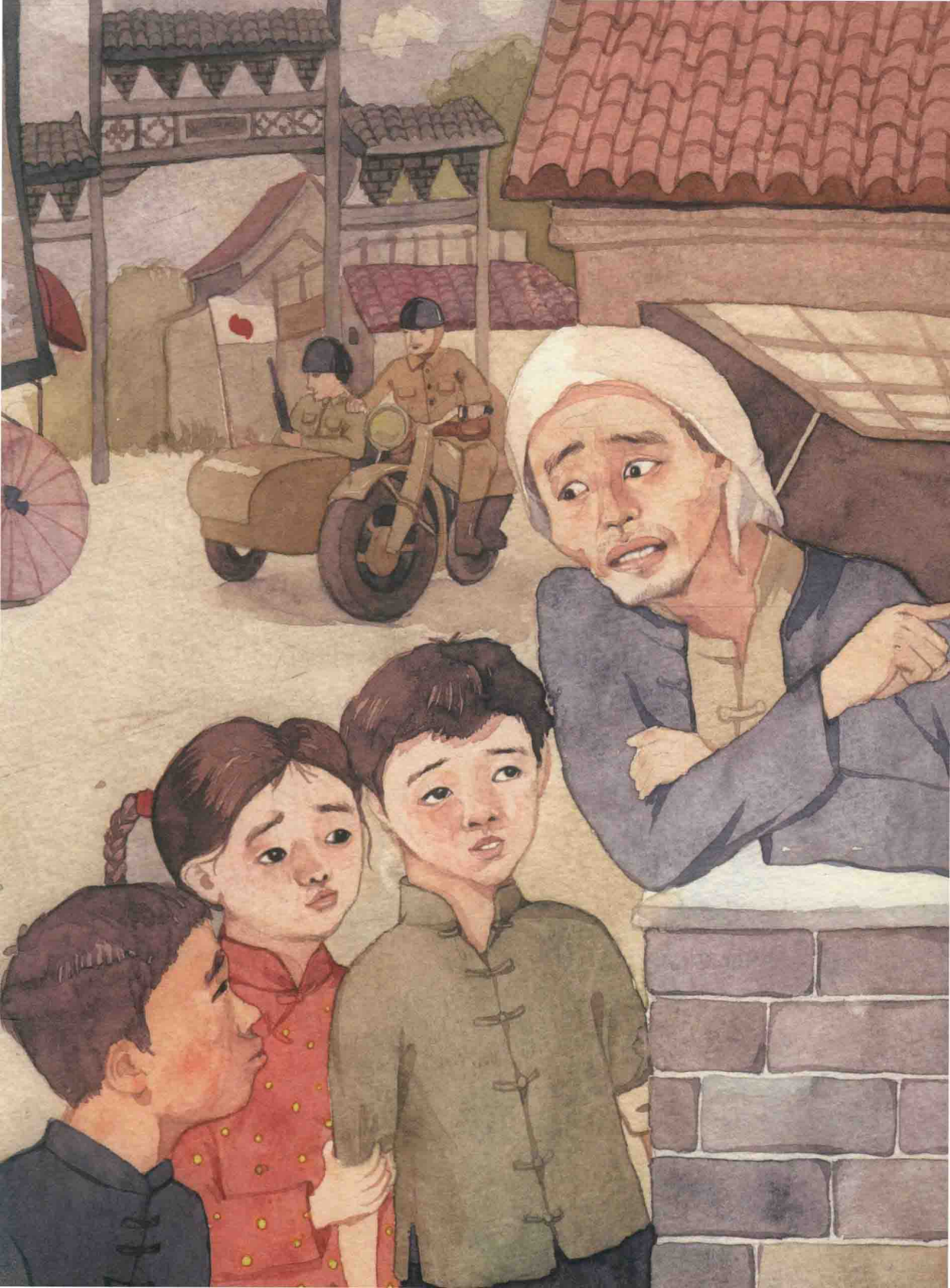
一天一天地找着，他们谁也不知道离雪儿还有多远。坡娃曾让瓜灯和草灵回家，无数次催促后，瓜灯和草灵都往回走了，但没有走出多远就又回来了。

这天中午，他们走到了一个有点儿僻静的地方，但不时地看到有日本的军车开过来开过去。

路边的屋子，有一扇窗子打开了，一个叔叔探出头来：“那三个娃，别再往前走了，那边是日本人的军营，很大的一个军营。”他好奇地问，“你们三个跑到这儿干什么？”

坡娃说：“找我们家的马。”他也不管那个叔叔愿不愿听他说，一股脑儿地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

那个叔叔都打算把



窗子关上了，但看了一眼三个孩子透着心切的眼神，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，小声地说：“他们好像专门有个马场，就在那边，挨着军营，好像有一队日本兵专门伺候着那些马。”他提醒他们，“那可不是一个你们能去的地方。”说完，赶紧关上了窗子。

三个孩子向西北方向看了看，却往回走去，走几步又回头看一眼，心慌得很，草灵一个劲儿地挤挨着坡娃和瓜灯。都走出去很远了，才在路边坐下。他们谁也不说话，只有风扫着地上的落叶，发出“沙沙”声。那落叶到处乱跑，像是小老鼠那样的小动物，饿了，溜出来满大街找吃的。

下午的时间好像很长，他们东逛西逛，仿佛来这城里就是来逛街的。

一连三辆摩托车开过去了。一个日本兵开着摩托，一边的车斗里，坐了一个背枪的日本兵。

行驶在前面的一辆车上竖了一面小小的旗帜，那上面有一轮太阳，坡娃看到了，无缘无故地想到了蛋黄，那种刚打开的蛋流出的蛋黄。

太阳开始下沉。

三个孩子最终还是掉过头去，在坡娃的带领下，沿着那条僻静的街，一忽儿慢一忽儿快地向那个叔叔指的方向走去。

他们很快看到了路边的灌木丛，很大很大的一片，一眼望不到边的样子，仿佛是老天爷特意为这三个孩子准备的。他们潜入灌木丛里。虽然是在冬季，灌木已落尽叶子，但稠密至极的枝条，一层一层，也还能遮挡他们的身影。

马场由四堵大墙围着，后墙开着大门与军营相连，自身又有大门通往外面。两扇高高的大铁门。门外并无岗哨，一伙伺候马的日本兵都在大门里待着，岗哨